

义桥镇昇光村坐落于钱塘江、富春江与浦阳江三江交汇之处,传奇的“红”与自然的“绿”交相辉映,吸引着萧山区融媒体中心的文化伙伴们,12月2日,我们相约一探究竟……

昇光, 勃发在红绿辉映间

■来永祥

昇光,是红色的升光。在中共早期党员李又芬故居,仿佛能听到一群热血青年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而发出的激昂呐喊。1927年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期,中共早期党员李又芬回到家乡何家桥村,发展党员、建立支部,并二度在其故居组织召开共青团萧山县代表大会。红色的历史印记,终究镌刻在这座古色古香的民宅之中。在李又芬故居的后墙上,战争年代留下的弹孔依旧清晰,诉说着往昔的激烈与沧桑。塘坞之战,以中国守军一个团的兵力,全歼日军200多人的战果,成就了抗战史上可圈可点的战例。战争的背后深藏着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:巾帼英雄沈佩兰舍小家为国家,放弃了19间房的深宅,让中国军队精准炮轰,房子夷为平地,而日军无一幸免,“国而忘家”成了永久的传颂。在昇光,红色的印记还有很多,它激励着后人不断传承,砥砺前行。

昇光,也是绿色的,临山近水,绿意随处可见。或白墙黛瓦、水墨流淌的杭派建筑,或大理石干挂的豪华别墅。如果将宽敞、整洁的云许公路视作一根葡萄枝干的话,民居就像一粒粒晶莹剔透的葡萄串联其上。尽管已是初冬时节,庭院里、民居间的公园里,依旧绿意盎然,仿佛春天的气息依旧萦绕其间。

在空旷的田野里,晚稻已经归仓,油菜早已下种,来年丰收的希望又深深地插下。青山、羊场、竹林、阿咔农园,处处无不洋溢着现代化农村的旖旎风光。

山川秀丽,水域清澈,人文荟萃,昇光村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,一幅现代化新农村的绚丽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归昇光居

■陈于晓

初冬,入昇光村
在山间水间采撷白云的暖
银杏正黄,阳光淅淅沥沥
打湿我们的身影

可以借昇光的光,织一帘
岁月深处的锦么

沉甸甸的乡愁
在水墨的杭派民居流淌
农历中那些新鲜的呼吸
在阿咔农园的青绿中
滴滴答答地“萌”

东福源禅寺的几粒钟声
掉入归农养生山庄
该叫空旷,但或者是
阵阵鸟语,空了我的心境

这一刻,心怀昇光
便可归昇光居了
把日子栽在昇光的柔软中
大抵,就会长出
那些被弄丢的烂漫童年

颗粒归仓的田园上
一羽白鹭,在暮色中翩翩
被晚风吹动的翅膀
拍动着若隐若现的牧歌
缓缓地,隐入
灯火人家的梦境

落在昇光的星火

■威海丹

是谁在会上划了一根火柴
已没有人记得
只记得那次团代会
在革命战士李又芬的故居召开

燎原中国的是火把
许多火把,星罗
在神州各处,如种子散落

一部分火把是红军点燃的,更大的
一部分是老百姓所点燃,其中
一个火把便燃起在昇光村

我们在昇光的「大红大绿」里沉醉



在昇光领略两个灵魂人物神采

■黄建明

说起昇光村,有两个人是不得不提的。

一个是李汝安。他是萧山名医、骨伤科传人,曾经坐诊戴村医院(今萧山区第六人民医院),因医术高明,使“戴村”两字几乎成了骨伤科治疗的代名词。我老家是许贤,离戴村近,只有10里地。离李汝安老家何家桥更近,不到5里。小时候,听老一辈人讲李汝安的许多传奇故事。传说在明朝崇祯年间,李氏祖先原是农民,某日去放田水,见蛇捕蛙,即用泥锹铲蛇,蛇骨断皮连,但尚未死去,见其游至一棵草旁,咬断草茎,让草汁滴入伤口,便匍匐不动,片时骨合血止,蛇便爬走。李氏祖先见状大喜,便将此草拔回捣烂,掺入糯米饭中,再将家犬尾巴砍断,以此药敷扎试验,不日犬尾复合。于是,李氏祖先便开始接骨疗伤。到李汝安时,已是第十代,使李氏骨伤科达到了空前辉煌的境地,形成了“重在手法,兼用药治”的骨伤科医疗特色,萧山、绍兴、富阳、诸暨等地区及江、浙、沪一带,闽、赣等地患者纷纷慕名求诊。

古代行业内的师徒关系,既有不成文的规矩惯例,也有明确载录的行规手册,一般是“传嫡不传庶,传长不传贤”“传子不传婿,传媳不传女”,而李汝安打破了李氏骨伤只传嫡孙的规矩,将技术传给儿子的同时,也传给他的儿媳,据说儿媳的技术深得李氏骨伤科的精髓。当然,也开始招收异性弟子,他招收的弟子日后很多都成为萧山骨科领域的领军人物。1964年李汝安被评为萧山十大名医,他带教的

学生有的成了当地名医,有的已是萧山骨伤科的学科带头人。

另一个便是沈佩兰,这个毁家纾难、国而忘家的女子,这个以柔弱的双肩担负起救国大任的乡村女教师,当时的《东南日报》对她这样评价:“如此巾帼弱女,不畏艰险,实属难能可贵,求之须眉亦非易得。”萧山抗战史上有三位杰出女性,她们三人,各有各的光彩,尽管起点不一样,终点也不一样,但她们身上所发出的光芒是一样的,独特而又坚韧。沈佩兰,走的是另一条路子,从1941年9月起,一直做的是难童教养团和小学教育工作,默默无闻在乡村,弹唱一首属于自己的乡村故事。沈佩兰的路子,是一个小人物的平凡生活,有一种深沉而宁静的力量,与她所生活的家乡的大山一样。

我与沈佩兰的交集,只不过是两个时空的偶然,一个是塘坞战役的前哨战——人命塘战役。人命塘,在我孩时的生活中,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。挖来的子弹壳,成了游戏的主角,竟伴随着整个童年,为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一抹鲜亮,抹也抹不去。那道梦里倩影百绕的人命塘,是我人生记忆里的一朵鲜艳小花。在那缺乏物资的年代里,人命塘的子弹壳给了我久远的乐趣,洋溢着人生的诗意,翻转着一种逃避的精神;另一个是在纪念馆内,与沈佩兰事迹相邻的“黄芝模”,黄芝模是我的堂大公,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少尉护士,1939年3月,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,从皖南来浙西前线视察。黄芝模年轻有

为,20岁刚出头,护送周恩来从浙西一路走来,趁夜色掩护,在桐庐分水下船,经富阳到达义桥后,当晚宿义桥老街。而黄芝模父亲的商行就在老街,他也不敢前去相认。因为他知道,义桥人都认识他这个少东家,万一被熟人看到,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。第二天,黄芝模护送周恩来来到临浦。周恩来在临浦发表团结抗日演讲,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和命运作了精辟的分析。

“向阳而‘昇’,合光同行”,如今的昇光村,摘掉了贫困村帽子,是杭州市风情小镇、首批共富村、区10个新农村特色村创建对象,既有发轫于隋的里庵坞、元末明初的李氏宗祠、市文保李又芬故居等老建筑,还有马灯胜会、李氏骨伤科、李吴蔡姜四姓族谱这样的非遗,又有雅庄园艺、阿咔果园、万头羊基地等一批现代农业基地,更有南河、李氏、俞村塘这样大手笔建成的三个绿地公园,正如《萧山许贤李氏宗谱》所云:“长江绕于东,湾环如带;石牛屹于西,峥嵘可爱。草木从茂,居民鲜少,有土可以稼,有水可以钓。”昇光更像是一个处在深闺之中的少女,静逸、神秘,又或者像归隐于山林的雅士,清雅、淳朴。

如果说,昇光是一部耐读的书,那么,我们只是看到了她的影子,触及了她的外表而已。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,还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影像的文化逻辑,昇光的耐读性永远是灿烂的,永远是鲜活的。

当年,和沈佩兰一样在乡村教书

■王杏芳

烟消云散。

身为语文教师,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,致力于让课堂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文化魅力。在讲解古诗词时,我会在课前精心绘制简笔画,将诗中的山水意境与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;在讲授《阿房宫赋》时,我更是耗费一天的周末时间,去图书馆找资料,对照着图书一笔一划地描摹出阿房宫的壮丽景象,然后在课堂上对照图纸,细致入微地剖析文章,引领学生深入领略这篇千古名篇的精妙之处。

课后,我积极发起并创办了“梓桐文学社”,在缺乏现代设备的艰苦条件下,我与学生们亲手用铅字在钢板上刻印文章,感受着文字的温度与力量。我鼓励学生们大胆创作,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情感。其中,有一个名叫小李的女学生,她性格内向,不善言辞,但在写作中却展现出了独特的才情与魅力。我耐心地指导她修改作文,帮她投稿参赛,当她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时,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喜悦的光芒。这光芒,如同璀璨的星辰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,也成为了我坚守岗位、无私奉献的动力源泉。

我常常与学生们促膝长谈,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,倾听他们的梦想与追求。有一个姓赵的女孩,她家庭经济困难,一度想要辍学回家

务农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我多次家访,与她的家人沟通交流,耐心细致地劝说他们支持女孩继续学业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下,她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,考上了理想的大学,开启了崭新的人生篇章。

沈佩兰,这位英勇无畏的乡村教师,也曾经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,以教育为笔,书写着对孩子的关爱与期望。她用自己的奉献与坚守,在乡村教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如今,沈佩兰的玄孙女接过她祖奶奶手中的接力棒,继续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教育篇章。她面对的或许是似曾相识的稚嫩面孔,但传承的却是那份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忱与对乡村孩子的深情厚爱。

一代又一代的乡村教师,如同传递希望之火的使者,在岁月的长河中接力前行。他们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,将爱与希望播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。我仿佛能看见,沈佩兰在时光的那头欣慰地微笑,她的精神在玄孙女的坚守中得以延续,更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与感动。尽管时代在变迁,社会在发展,但乡村教师这一共同的身份与使命,却将我们紧紧相连。这种情怀,是对乡村大地的深沉眷恋,是对乡村孩子未来的美好期许,更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、铸就伟大的信念与力量。